

佛法與對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懼

泰國南部合艾市宋卡納卡薩大學電台訪問阿姜舒淨的座談會

節目主持：邦沖 威仟思

時間：公元 2020 年 3 月 21 日

邦：不管是對整個世界或是我們的泰國，彷彿大家都對周圍的一切感到莫名的恐懼，我們甚至不知道恐懼的是什麼，以及要怎樣消除這些恐懼。在泰南三個府治，就常常發生騷亂的事件，以致即使是泰國人來到南部都有危機感，尤其現在新冠肺炎病毒在全世界蔓延，幾乎整個世界都在恐慌混亂中了。

而在實際上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時時都存在著各種凶案、意外等。請問阿姜舒淨，站在佛教的角度上，我們應該怎樣審視發生在我們周圍的各種恐怖事件呢？

舒：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：已經發生的事有人能命令它不要發生嗎？如果追溯到事件的源頭，那就是有那件事發生的因，那件事情就一定發生。這樣說好像很平常，假如深層的去思考，不管是有災禍或沒有災禍的發生，我們都無法限制自己不要去看、不要去聽、不要去想。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，又能控制災禍嗎？必須明白任何事情都未必如我們所想，或是如我們所願的。假如沒有新冠肺炎病毒的事件，我們也會有別的事情來讓我們焦慮。我們必須明白，任何要發生的事情就必定會發生，我們必須真正了解因緣關係是沒有人能控制的，有其因必有其果。

邦：我們害怕災禍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就選擇盡量避開它，這個方法正確嗎？

舒：那是不可能的，要如何避免呢？每個人都懂得要防犯危機，但是無論怎樣的預防，要發生的還是會發生，不是嗎？

我們只要不大意，要知道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的原因。對於一切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的事情，佛陀都有很詳細的解釋，包括了對發生事故的遠因和近因的因緣關係的開示。

具體來說，如果我們不知道真相，我們就會對很多事情都感到不安，就像我們今天對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懼，未來也會對其他的病毒的感到恐慌。

我們不知道導致發生不幸事件的因緣，也不知道可以導致幸福的因緣條件。同一件事發生在這個人身上為什麼有人說好，而如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又有人說不好？

新冠肺炎病毒，不是每個人都被感染到，但是只要存在對“我”的貪戀，對生命就有各種各樣的恐懼憂慮，不同的只是恐懼憂慮的程度。

邦：對於所有的人來說，害怕意外、害怕凶殺、害怕自然災害，都會盡可能避免自己不幸遭遇到，我想這就是小心防護。

舒：是不是每個人都感染到病毒？還是害怕的人才會感染到病毒？感染上新冠肺炎病毒的人，他們有防護嗎？他們中有的有防護，有的沒有防護，可是他們都染上病毒了。所以，就近因來說是因為他們太不小心所以染上病毒，但是從遠的因來說，即使是很小心的防護了，還是感染上病毒，這又是什麼原因？況且，有的人並沒有防護，卻也沒有感染到病毒。這樣可以說有防護的人就不會感染上病毒，而會染上病毒是因為沒有防護嗎？

邦：據所知，有人即使已經有預防，但還是感染了。

舒：所以，即使是已經有防護，要被感染時還是會被感染。不到會被感染的時間，就不會被感染。但要永遠沒有不幸的事，那是不可能的，生命的每一時刻都有各種或好或壞、或歡樂或痛苦的事情發生，沒有人能夠永遠都是隻有好事，或是永遠都在痛苦中。有的人身在苦中，但是心裡不會痛苦；又有的人心裡很痛苦，但身體並不難受。所有的痛苦，就是因為不知道事情發生的原因，不明白因緣關係，就不知道出現善果的因緣條件，與出現惡果的因緣條件。

邦：聽您這麼說，是不是要發生的始終會發生，那我們就不必去預防什麼，或避開什麼了？

舒：那樣想就想錯了，那是無明的想法。正確的想法是必須行善事，做一個良善的人，因為這些才是未來善果的因。對嗎？

邦：是的。

舒：所以我們只注意眼前的預防，但是忽視了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好的因必定有好的果，不好的因也難免有不好的果。為什麼我們生下來，即使是沒有新冠肺炎病毒，或其他的疾病，也有生下來就殘廢的，不幸的遭遇也依然存在，沒有因為染上新冠肺炎病毒死亡，也可能會因為別的疾病死亡。

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美好的際遇，但是不知道帶來那個美好際遇的因緣條件是什麼，那是長遠的因。善因導致善果，惡因導致惡果，這是錯不了的。對嗎？

邦：不錯。

舒：如果認為什麼都不必做那就錯了，因為不知道應該做善事本身就不對了。

邦：您的意思是什麼都不必做，那是指即使是善的事嗎？

舒：放棄行善就會一直的錯下去，因為沒有正確的了解。比如現在的病毒疫情蔓延，人們互相照顧，團結一致努力克服病情，就能遏制病毒。但假如有人乘機舞弊做惡，形勢就會更加惡劣。所以重要的關鍵是行善作惡的問題，但是現在一些人是僅預防“身”，而忘了預防“心”，要注意不要讓惡心生起。

邦：那麼善惡的標準在哪裡？同一件事情有的人說是好事，但是另有人就不認為是好事。

舒：沒有聆聽過佛法的人所認定的善事，和聆聽佛法后了解因果關係的人所認定的善事是不同的。這說法你同意嗎？

邦：是的。

舒：所以有人不嘗試去了解真正的原因。比如聽到聲音，你能強迫不要聽到嗎？

邦：不能。

舒：很多事情都好像能自自然然的生起，其實並不如此。比如遠遠近近都有著各種各樣的聲音，好聽的聲音或不好聽的聲音等等。盡管同一個時間裡有很多種聲音，但是我們僅聽見了那使到耳識心生起的聲音，不管那是喜歡的聲音或是不喜歡的聲音。

假如我們能夠把時間縮短到每個正在快速生滅的聽到、看到、想到的剎那間，會明白沒有什麼是固定不變的，正如我們剛才談論的言論已不存在，已經消失了。對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懼，在我們熟睡時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只要一醒起來，對自己的愛，或對他人的愛就會導致莫名的擔憂。我想一個人明白如果善惡的因果關係，就不會有恐懼感了。

邦：您的意思是真正讓我們感到的危機，其根源並不是一般人現在正在感到恐慌的外在因素。對嗎？

舒：是的。每個人都會感到恐懼，但是危機只會發生在會出現那個危機的人的身上。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豈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感染上這個病毒了。所以，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，就一定有發生那個事件的因，因果關係是很深奧的，唯有仔細深入的思考才能了解。實際上，人的一生，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懼怕，有的人甚至害怕蟋蟀螞蟻等等，因為不明白懼怕的真相。

邦：那我們真正害怕的是什麼？

舒：其實應該害怕的是不知道真相，因為無知所以害怕。當我們在感到害怕的那一刻，新冠肺炎病毒的念頭已經過去，可是害怕的人還是在害怕中。如果在當時想到別的事情，那又不再有恐懼的感覺。

因為無知，就會對各種已發生的事故感到困惑，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，這個國家為什麼會這樣，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的產生無數的問題。

說這些好像會令摸不著頭腦，但認真的思考可以令人消除恐懼。要發生的必定會發生，不會發生的事，即使努力想讓它發生，它也不會發生。也就是說，有發生那件事情的因緣條件在那個人身上生起，就會有那件事情的發生。

邦：聽了您的解釋，使我了解恐懼的念頭也是生起滅去，剛才的懼怕已經消失，但是可能還會再懼怕起來，對嗎？

舒：對。沒有什麼是不變的，一切都在生滅，已消失的不會再重來，就像剛才的聲音已無處尋找，然後是新的聲音響起，接著聲音又消失，無比迅速，每一個時刻都是如此，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這些真相。

邦：那麼真正的災害是什麼？

舒：是無明的雜質污染。佛陀害怕病毒嗎？

邦：據所知，佛陀不怕病毒。

舒：佛陀消除了無明，覺悟因果關係，有其因必定有其果，不論是榮祿或毀滅，或一切意料不及的災禍，到要發生的時候是任何人阻止不了。

邦：為什麼說懼怕是一種危害？

舒：我們會害怕是因為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要解釋這些道理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。可以這麼說，我們的危害就是誤認為有一個“我”，東西是我的、我的生命、我的財產、我能控制等等。

而實際上諸法無我，並沒有一個“我”的存在，一切法緣聚而生，火有火燃起的因，風吹有風吹的因。冷熱酸甜、喜歡痛苦都有其生起的因，沒有因就不會生起。

我們不知道法是這些生起滅去的真相，譬如看見一幅畫後心裡接著在思索著圖畫中的意義，而在思索著圖畫的意義的那一時刻，剛才看見圖畫的心已經滅去了。

我們從出生到死亡，所有看到的、聽到的、感受到的都生起隨即滅去不再回返，就像昨天已經消失了，今天的剛才也消失了，真實的只有每一個剎那。

我們不了解這些真相，不明白佛陀開示的“諸法無我”。不明白佛陀教導的善惡皆有其因，善因帶來善果，惡因帶來惡果，沒有一個“我”來控制安排，如果有“我”，我能控制，那我就不會死亡，但現在每個人都會死，“我”又在哪裡？

開始有了生命，就執著那個生命的是我，但是一切都在我們的無明中滅去。出生時的那個心現在在哪裡？

邦：不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心嗎？

舒：不是。心的生起滅去快速無比，這是佛陀經過無數世的修行才證悟的真理，任何因緣合和而生的法必定有個生起滅去的過程。諸行無常。諸行是苦。諸法無我。諸法是包括世間一切法，那還有什麼是固有不變的呢？試想想剛才的說的話，剛才的心還在嗎？心想那剛聽到的聲音，想的時候聲音已經滅去，再接觸的也不是聲音了。

邦：真是這樣。

舒：聆聽佛法，必須要鍥而不捨的聆聽了解每一種實有的都是一種法。佛陀沒有說人是實有的，實有的只有“法”，包括有感知、識知功能的心和身體。心和身體我們能控制嗎？不想生病也會生病，剛才還好好的，現在就感覺痛了，痛是哪裡來的？

如果認為是我在痛，當痛的感覺消失了，那個痛的我在哪裡？剛才的那個我也沒有了。

佛陀的教導是深奧細微，要能通達佛陀的教法，需要具有高深的智慧，了解了佛法就不再彷徨，因為是已種下善的因。

邦：當我們在生氣、在疼痛的時候，我們覺得生氣和疼痛是真正存在的，那我們要怎樣消除它們？

舒：那還不到要消除他們的階段。你感到疼痛嗎？

邦：是的。

舒：如果疼痛沒有生起，你會疼痛嗎？

邦：不會。

舒：你並沒有不間斷的痛吧。

邦：在牙痛的時候，疼痛好像沒有停止。

舒：疼痛像沒停止，但實際上痛感生起滅去，滅去后又生起，生生滅滅。假如疼痛沒有間斷，會延續到現在嗎？

牙痛時把牙齒拔掉，還會痛嗎？所以，痛的時候，不是我們去讓疼痛生起，而是有疼痛生起的因。

痛時是記得我在痛，我們記得這件事、記得那件事，但是不知道記憶也不是我。如果沒有記憶，也就沒有是我的記憶，沒有一個我，如執著著有一個我，是無明的誤解。

當我們知道有一件事情時，那件事情已生起和滅去。生起滅去是極其迅速，像燈火的生滅，因為速度太快了，覺察不到光線的熄滅以致好像是在一片光明中。

所以，無知使我們生出很多概念。閉上眼睛，能看見嗎？

邦：看不見。

舒：睜開眼？

邦：看見。

舒：眼睛看見什麼呢？眼睛僅見到顯現在眼前的景象，但是記憶讓我們知道這是人、這是花朵、樹木等等。閉上眼睛，一切都不存在了，沒有人能使它們繼續存在。即使是再睜開眼睛，又已經是新的，不是剛才看到的。所以，生命的存在是每一個一剎那，不停生滅的剎那。

佛陀開示三種死亡，即 1，剎那死（khanika marana）。所有稱為法的一切物質現象和心理現象，生起後就滅去。因為法的生滅無比迅速，以致我們覺察不到它的生滅，就以為一切是固有存在的。佛陀詳細解釋了心的生滅是連續不斷，以及每一個生起滅去的心的功能和特性，心滅去就好像死去，滅去的心是下一個心生起的因，如此下一個心又立即生起。

2，概念死（sammuti marana）。即一般人所知道的死亡，人死了就埋葬或火化。但佛陀闡釋最後的死亡心滅去後，結生心馬上生起開始新一期的生命，這就是輪迴中的真相。除了佛陀，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真相。

3，正斷死（samuccheda marana），阿羅漢的死亡，不再輪迴，即涅槃。阿羅漢已經滅盡煩惱雜質，徹底消除無明，沒有了再出世的因緣條件，故不再出世。

只要煩惱污染雜質沒有徹底消除，就必定永在輪迴中，佛陀開示，生命中最後的死亡心生起滅去時，一期生命即告結束，但立即再生起的結生心又開始新一期的生命。佛陀在究竟法中對心的作用功能，以及種種特徵有抽絲剝繭的詳細解釋，身和心在解析到成為最精密微小的單位元素時，就沒有一個我的存在。但是我們俗子凡夫不知道這些真相，不知道我們的這一世，就是下一世生命的上一世，到了下一世就不知道這一世曾經造了什麼業，就像我們現在不知道上一世是誰？做了些什麼？我們誤認為是我從出生到死亡，死了就沒了。

邦：佛陀有詳細解析生命的連貫性嗎？

舒：不論是聽了多少佛經，沒有穿透四聖諦，就無法絕滅煩惱污染雜質。煩惱雜質有多個層次，粗糙的煩惱雜質可以明顯知道，中等與細微的煩惱雜質沒有在表面上顯現出來。所以在熟睡中的聖人和強盜外表看不出有什麼分別，但是他們的心態是不同的。研習佛陀的教導，通過深入的思考可以印証因果關係。

對生命我們能夠選擇嗎？

邦：無法選擇。

舒：法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的，所以說“無我”、不是我的。我們的生命中只有不斷生滅的法，直到一世的生命結束。

邦：您說我們不知道真相，請問這個所謂的真相是什麼？

舒：現在有什麼是真的？看見是真的嗎？

邦：看見？

舒：現在有看見嗎？

邦：有看見。

舒：如果沒有眼睛，有看見嗎？

邦：沒有看見。

舒：有眼睛，但是如果沒有撞擊眼睛的對象，可以看到那個對象嗎？

邦：沒有見到。

舒：必需具足因緣條件才能看到，必須有眼睛，要有撞擊眼睛的對象。其實我們看到的只是那通過眼睛顯現的各種色法，沒有心的認知，就沒有那個撞擊眼睛的對象的存在。如果沒有佛陀的開示，我們無法知道它在哪裡。

邦：我們可以觸摸那到看到的東西。

舒：觸摸東西的時候，我們接觸到什麼？

邦：觸摸到所看見的東西。

舒：是硬嗎？

邦：有硬的感覺。

舒：可以抓到眼前的景象嗎？

邦：不能抓到。

舒：所以要分開來說。眼睛看到的對象寄托在“硬”上，但是那個對象不是“硬”。沒有地水火風、冷熱軟硬等，就沒有撞擊眼睛的目標的存在。能夠撞擊眼睛的也不是硬，而是依托在硬上而存在的各種色素，這些色素能撞擊眼睛，讓感知功能的識心生起。

眼識心生起后立即滅去，除了看見景象之外沒有其他感覺作用。我們過去的業是識心生起的因，業使我們通過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頭，和身體去見到、聽到、聞到、嚐到、觸摸到等相應的對象。

邦：那麼我握在手裡的硬物是有嗎？

舒：握在手裡的不是硬就是軟，或者是冷或熱，或鬆或緊。用手抓氣球和水的感覺就不一樣了，對於水，我們接觸到的只有冷或熱，但是我們習慣把它稱為“水”。佛陀把生命解析到最究竟的一剎那間實相，一切真有的實相都稱為“法”，法是佛陀證悟的宇宙真理。我們可以通過認真的研習佛經慢慢的體驗這些法相。眼睛看到的物件不是硬，但它是寄托在硬上。“硬”的組成是被稱為“四大”的地水火風四個元素，還有和四大分不開的色法。硬本身不會撞觸到眼睛，顯現在眼睛的顏色也是一種色法，這種色法不能從硬裡分解出來。

邦：聽了您的講解，我覺得佛法很深奧，只能了解部分意思。請問要怎樣才能真了解呢？

舒：那你開始知道什麼是佛法了吧。佛陀說法四十五年，教理深奧，如果沒聆聽過佛法，又怎會知道“法”是指世間一切真有的？真有的實相是超越了語言，譬如火是熱的，不論是用什麼語言來表達，或是不用語言表達，都不能改變火是熱的這個實相。看時，沒有人能捉摸到“看”，看生起時只是在看，看的心生起后就滅去，滅去的就絕無重複再來；聽時只是聽，看和聽是不同的剎那，但是我們把它們混在一起，以為聽和看是同時間出現的。

眼睛看到的是眼睛的世界；耳朵、聲音等也各有不同的世界，因為無知，我們把所有的真相混合在一起，在心的造作功能下，就成了這個充滿各種物質與事故的世界。

佛陀對不同心的感知功能，特性等等有詳細的解釋，如認知的心是真有的，但是認知的心不是我。如果沒有顯現眼前的景象、沒有聲音，認知的心也不會生起。在輪迴中的每一世生命都是如此，沒有我，只有法。

如果沒看到、沒聽到、沒想到新冠病毒，會害怕它嗎？

邦：想請教您一個問題。我的一個朋友最近失戀了，他為此而痛苦消沉極了，要怎樣可以幫助他重新振作起來呢？

舒：如果他不曾見過她，會有愛情嗎？

邦：沒有。

舒：因為看見她才有愛情。對嗎？

邦：是的。

舒：但是你的朋友不明白，看的那一剎那已經滅去了，但在他心還是在愛戀中，愛戀那已經不在的東西。不知道這些真相，就會誤認一切是固有的、常住的，所以會生執著的心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每個人都會有某些執著。即使是聖人，也只能依層次逐漸消除心的執著，直到證了阿羅漢果，才能消除所有的執著。

所以，消除煩惱關鍵不是要怎麼樣做，而是要知道煩惱的因。無知是煩惱的根源，自尊自愛、追求歡樂、厭惡痛苦等都是煩惱的根源，沒有除掉因，又怎能避免果？我們凡人無法穿透法是生起滅去的真相，我們看不見諸法的生起滅去。即使是須陀含的聖人也還有愛戀執著的心，佛陀也是經過漫長的無數世修行，才證悟了今天向世人開示的出世間究竟真理。假如不了解佛陀的教導，充滿無明，則不論聆聽多少佛法，還是會牢牢的執著那自己認為一直都存在著的東西。

邦：那是說沒有辦法了？

舒：沒有今天的開始，就沒有日後的逐漸了解。研讀佛法的人，沒有人不說佛法深奧難懂。佛陀以無比的慈悲說法，向眾生開示在漆黑裡面的真相，即使是如何的闡釋，我們也無法如是知見，完全了解佛陀所闡釋的隱藏在漆黑裡面的實相。除非是漸通教理，歷經實踐修行而超凡入聖，才能逐步走向消除煩惱。

現在佛法還在世間，但是要達到沒有執著，能消除煩惱，不再痛苦，那是必須修到阿那含聖人的境界。須知煩惱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根除，必須從慢慢的減輕深深執著的無明邪見開始。

而一些東西，即使我們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我們還是會喜歡，譬如假鑽假珠，明明知道是假的，還是喜歡。煩惱污染雜質不是好東西，但是我們累積得太多，不是就能容易放棄執著了。

所以要消除失戀的痛苦，必須有消除痛苦的智慧，智慧能幫助他了解真相。即使知道真相而煩惱仍在，也可逐漸減輕，同時幫助引導他的人生朝向美好的一面。

今天的社會，不單單是有疫情病魔的威脅，也還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，如果我們有堅定的心志，一心行善，竭盡己力的照顧身邊的人，必然能有好轉。

邦：那又要怎樣使正在痛苦的人願意來聽這些法？

舒：可以建議他試聽。研習佛法、聆聽佛經也是一種累積的習性，有的人認為聽經無益，是白花時間的事。實際上，聆聽佛經能使人明辨是非，建立堅定的意志逐漸去滅除自己人性中的劣根性，努力使自己與他人避開凶險。

其實這些對人生處世的教導，應該是自孩童開始，慢慢的、一點一滴的灌輸培育。可惜現在一些佛教書籍，都只是空具其名而已。

邦：可能講解的人本身也不了解佛法。

舒：講解佛法的人，本身應該了解佛經上佛陀教導的每一句經意，在講解時應該能印證經典。

邦：所以無明是最大的危機，是嗎？

舒：肯定是。無明和邪見破壞了真理。在此抱歉我必須提到一些修行院的修行方式，你有興趣聽嗎？

邦：可以的。請吧。

舒：因為佛陀在世時，並沒有要信徒們到什麼固定的地點，去走著、去躺著、或去坐著幾個小時的修行方式。佛陀也沒有因為去坐去走去躺就證得了無上正等正覺智慧，佛陀是經歷了無數世漫長時間的修行，歷經了二十四佛世紀（一佛世紀只有一佛祖），菩薩是累積了無數世的智慧，因緣成熟后才證悟宇宙實相的。

現代的佛教徒，對佛陀的教理不關心，甚至不知道佛陀的教導是什麼。聽了一些人的指示就照著做，對於佛陀的教導一無所知，盲目的練習又能得到什麼結果？這樣去坐、去走、去躺的修行方式有助他們了解生起滅去的法相、能夠消滅煩惱的雜質污染嗎？如果去問這些修行人，這樣去坐、去走的修行得到了什麼？那對於不了解佛法的人會回答道覺得心裡安寧。而聽過一些佛法的人則會希望通過這樣的修行，可以消除煩惱修成正果超凡入聖。

這是可能的嗎？對佛法都不了解，哪裡來的智慧來驗證當下正在生滅的法相。實際上，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能體驗那不停生滅的法，沒有必要一定要到一個什麼固定的地方。

“佛陀”這個稱號的意思是證悟穿透無上正等正覺智慧的智者，作為佛教徒，如果漠視佛陀的教導，以為佛法只是一些教人行善的簡單道理，那可以說是一個佛教徒嗎？在此要強調的是：帶著無明的錯誤修行方式，所得的結果也是無明！

邦：您的意思是這樣去靜坐、去步行、去躺著的修行方式，並不是開始了解佛法的正確途徑？

舒：到修行院去的目的是什麼？

邦：去靜坐修行。

舒：為什麼要坐？你現在也坐著。

邦：要按照指導的方式去靜坐。

舒：是誰指導？

邦：禪定師傅。

舒：禪定師傅是誰？

邦：很難說。

舒：所以不知所以然的修行，結果就是不知所以然。

邦：因為我們不了解，所以會認為禪定師傅是對的。

舒：那麼佛陀證悟的法是什麼？

邦：我沒有研究佛法，只能靠自己的體會猜測。

舒：靠沒有研究佛法的猜測，有可能了解佛陀教導的正道嗎？

邦：如果不研習了解佛陀的教導，就不是佛教徒。

舒：那是一定的。到修行院去所遵循的是誰的指導？佛陀並沒有叫人去坐著站著，或是不要睡覺的修行。有一位名字叫塔婉樂，是一位稍有名氣、教授了十多年禪修的女尼，她除了一般的修行項目外，還會囑咐弟子們去掃地拔草。現在不再指導禪修了，因為在逐漸明了佛法經意后，覺悟到以前所犯的無知錯誤，因誤知而誤導，結果只有引人入歧途。

邦：拔草能知道什麼道理呢？

舒：就是嘛。這位禪修師還有好幾張禪修證書，因為對正法無知，所以建議弟子們掃地拔草。

邦：那麼我們要到哪兒去尋求正法呢？

舒：佛陀的教導還完整的記載在經藏、律藏，與論藏（阿毗達摩）中，闡釋了真有的實相，這些超越時空的、真有的實相在我們生活中是無處不在。

邦：要從經書裏了解佛陀的教導嗎？

舒：是的。佛陀具足智慧波羅密，才能證悟了深奧的生命實相。佛陀在得道成佛之初，因為所證悟的真理極其深奧細微，曾一度不擬說法，但審慮後知道眾生也有具慧根者，才開始說法。

邦：既然佛法是這樣的深奧細微難以了解，那我們從哪裏才能正確的了解經意呢？

舒：你聽過“波羅密”這個名詞嗎？

邦：聽過的。

舒：波羅密的意思是什麼呢？“波羅密”意即達到彼岸，岸的這邊是無邊無際的煩惱污染雜質，這些煩惱污染雜質就存在人心中。要怎樣消除煩惱污染雜質達到彼岸呢？有十個達到彼岸的波羅密，不聽經、不了解佛法的教義、沒有誠信、沒有精進，沒有鍥而不捨的信心來認真研習佛法，那到修行院去修什麼？

在修行院裏有遵循佛陀的教導嗎？佛陀奉行多麼長久的十波羅密才證道。即使是佛弟子們也奉行波羅密，佛陀說法四十五年，即使天神也向佛陀請益。而現代人對波羅密的了解有多少？對佛法經意尚無基礎的認識，就要去修行。

所以危機不是僅僅病毒，無明也是一種災害。病毒有消失的一天，但無明的禍害要怎樣消除呢？沒有感恩於佛陀的憐憫眾生因無明而永墮輪迴，在證悟後以無比慈悲心為眾生指點到達彼岸的正道，漠視佛陀的教導，甚至根據自己的猜測來理解佛法，講解佛法，他們以為他們能使人消除煩惱汙染雜質嗎？

邦：佛教存在有危機嗎？

舒：有的。

邦：佛教的危機是什麼呢？

舒：邪見。

邦：什麼邪見？

舒：認為佛陀的教導很普通，不用研習也都能知道。你有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言論？

邦：不用研讀經典教義就能了解佛法？

舒：佛法深奧必須認真研習才能慢慢體會，但是一些不願研讀佛法經典，又自詡是諳懂佛法的，他們是否有和佛陀一樣的般若智慧嗎？請問一句：“佛法是什麼？”即使是這個簡單的問題，他們也無法清楚的解釋。

什麼是聖諦？什麼是法？

世間一切真有的都是法，包括善法、不善法、和不是善也不是不善的法；泰國和尚在治喪事的儀式上，一定會誦念阿毗達摩，一開始就是：“善法、不善法、不是善也不是不善的法……”。怎麼樣？常常在聽佛經，但有多少人聽懂這些經文呢？

佛陀說諸行無常，諸行是苦，但以一句諸法無我作最後的總結。在漫長的歲月中，佛陀以無比慈悲的心，對不分尊卑的人講解因果真相，分多種層次，從多個角度詳細的講解了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相關經義。假如對何為善、何為惡沒有正確的了解，會停止去作惡嗎？

邦：佛教又如何出現危機呢？

舒：“佛教”的意思就是佛陀的教導。所以佛教的危機就是佛陀的教導被破壞。自稱為佛教徒的人，對佛教的三藏經典不耐煩去研讀理解，甚至還有以個人的觀點來歪曲經意以達到某種目的。舉個例子，佛陀說諸法無我，但有人就改為“諸法可以無我，也可以有我”。還有“某些法相是能控制改變的，如控制不要生氣”等等。這些不認真研讀經典，不了解諸法的因緣關係，又刻意扭曲經義的人是不是很令人氣惱？

一些人認為因果可以改變，請問沒導致發生那件事情的因在前，其後會有相對應的果出現嗎？

邦：不可能。

舒：即使是神仙也無法令沒有因的果生起。眾生有心和身，講解心的是心究竟法，講解身體和物質的是色究竟法。色是沒有知覺的，一些色是業生的，一些色是心生的，一些色是溫度生的，還有一些色是營養食素生的，這些是經義的概廓基礎。

邦：聽了您的解說，我了解到邪見將脫離佛陀的教導越來越遠，所以避免佛教的危機，是應該好好的研讀佛法。

舒：以虔誠的心認真研習佛法，正確的了解經義。如果佛陀的教導真會在這世上消失，那我們現在有機緣接觸到正法，聆聽正法，是一件極其殊勝的幸運機緣。假如現在有很多的修行院，或者是按照這個人或那個人的指點方式進行各種修行，就是對佛陀教導的正法的破壞，是佛教的危機。

邦：真是的。

舒：最大的危機是無知。每個人都希望幸福、富有、健康快樂，但是不了解因果關係，所作所為有時恰是相反。現在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，假如是自然災害，那能預防嗎？科學家與專家們會研究一些應付措施，但科學家、專家們無法改變的是牽涉到“業”的問題。惡業自有惡報。

邦：希望是有好的業報。

舒：好的業報也不是有求必應。我們的周圍有著各種各樣的人，體形面貌、粗糙細膩、榮辱美醜、聰明愚笨，沒有一個相同的。這就顯示了法的精微、心的細緻，心不斷的生滅，心的造作也不斷累積傳遞。

因此盡管世間的各疆域學術博大深廣，但是法的境界更是浩瀚無際。在現今佛陀留下來的超越時空寶藏正受到漠視，假如不虔誠的研讀、認真體會，佛陀的教導將日益消失。

邦：感恩今天和老師您的一席談話，真是得益匪淺。也體會到對於佛學，應該以誠信的心認真鑽研，尤其對三藏經典的研習。

舒：是的。每個人都會死，不死在現在蔓延的病毒，也會死在其他的疾病。在死前我們不為自己攜帶一些到來世的珍貴東西嗎？那就是正見與良好的品德。現在有著探索真理的機會，但並沒有掌握它，而是把時間花在各種恐懼和不安上，試想，無明無知是不是比危機更可怕？

邦：是的。無明和邪見都很可怕。我們害怕病毒、怕黑、怕鬼、怕死，怕無處不存在的危機感，但我從來不曾聽說過像老師您所解釋的這種危機感。

舒：因為不知道所以不覺得可怕。所以，無明可以擺脫危機嗎？

邦：不能。

舒：所以世界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。對佛法的了解不單對自己有益，對別人也有好處。

邦：是的。對每個人都有好處。最後老師您有什麼要向佛教徒說的嗎？

舒：佛陀是覺者，覺悟了我們凡夫俗子不可能自己探索到的世間真理。我們研讀三藏經典，應該以虔誠的、謙遜的態度，認真學習與遵循。但是現在的佛教徒，對出家人的戒律漠不關心，出家人犯戒者比比皆是，舉例出家人可以接收錢財嗎？

出家人怎可接收錢財？佛陀明確的規劃出家人和在家眾的不同身份，出家人為捨棄在家眾的生活方式和世俗喜樂，包括錢財家人等而出家，怎麼可以出家後又回來收取錢財呢？

如果好好研讀律藏，經典中佛陀諭示男子出家為佛子應遵循的戒律，出家就是拋棄切一束縛身心的障礙，專心一志的以消滅人生的煩惱汙染雜質為目標，以達到解脫和助人助己的目的。

出家人的生活是清靜有規律的，不是所有的男子都能適應守戒，接受出家人的清規，所以佛在世時，並沒要佛教徒都出家。佛經上記載，佛教的很多護法者都沒出家，甚至除了阿羅漢之外的聖人，都可以是在家眾，修行證到阿羅漢果，則一定要出家。

佛子有崇高的地位，披上袈裟即為一心修行，向達到阿羅漢聖人為目的而邁進的象徵。佛在世時，佛弟子就分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塞卡等。即具足出家條件的可以出家，不適合出家的可作在家弟子。也即是信仰佛教不一定要出家，但出家後就一定要遵循佛陀諭定的戒律。

假如佛教徒對佛陀的教導認真遵循，佛教還可以在世上延續下去。否則，如果自稱為佛教徒的人，對佛陀的教導是什麼一無所知，而一些歪曲佛陀教導的言論任其蔓延推廣的話，對佛教的傷害也就越大，佛教也遲早會消失。

邦：謝謝老師今天的開示。

舒：謝謝。